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9月29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憶

童心

颱風過境，風雨飄搖。夜半，輾轉難眠，幾張孩子的面孔在眼前閃過，我忽然意識到，時間過得太快，認識他們已經一年了。

一年前，為了一個頒獎禮的司儀，我向香島中學何副校求援，請他推薦兩名學生。就這樣，D同學和L同學走進了我的生活。那次活動，他們不但認真地完成了任務，還婉拒了主辦方的答謝晚宴，他們說：「這是代表學校來的，能幫上忙就很好了，沒想着被答謝。」之後的日子，他們倆又都成了「少年作家班」的學員，在每個星期的課堂上相見，了解就更多了：D喜愛文學，卻有意選了理科，她說：「既可以豐富知識領域，又不影響文學興趣，何樂而不為。」L是個組織能力極強的學生，在學校裏很有人緣，隔着好幾個年級的學生見了他都格外親熱。

今年春天，我和他們一起去山西研學。在佛光寺，一隻白色的小狗瘦瘦的，慵懶地躺在草地上，D見狀，頓生憐憫，「這麼瘦，一看就是吃不飽呀！」L瞥了一眼，從口袋裏找了半片麵包，遞給D。我好奇，問L為何不直接投餵給狗仔，他憨憨地笑了笑：「慈悲在心。」

暑假時，我們又一起去了內蒙和黑龍江。D一路在讀遲子建的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，不少章節被她摺了頁腳，她告訴我，要到額爾古納河去驗證一下這些文字。L的行李箱裏也有一本同樣的書，卻沒見他讀過，我問他既然不讀，為何要背着，他說是校長專門叮囑的，不敢不帶上，「我要多拍點相片，到這些地方，機會太難得了。」的確，喜歡攝影的L今年還得了一個等級頗高的攝影大賽金獎。

颱風過了，又是秋天了。D和L又開始了新的學年。很感念這些相逢，這些緣分。這些記憶的片段，總帶給我欣慰和快樂。

心窗常開

岑偉宗《大狀王》獻心力

潘金英

10年辛苦不尋常，一路走來《大狀王》；好戲連場巡迴登台，由2015年走到2025年，漫漫十年時光去，一票難求趕撲飛，因為這夜徇眾要求加開一場。

天公不造美打風了，英明兩姐妹不畏烈風，冒雨趕到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看劇，為捧岑偉宗場！這晚看《大狀王》中場休息時，即宣布掛八號颱風，現場不少人乃特意從內地來港捧場，有的男女還穿上長衫或旗袍或馬褂哩。

威名響四方的音樂劇《大狀王》，其成功應記歌詞聖手岑偉宗大功，他對傳媒說：「看到大量非粵語區的觀眾遠道赴港觀看，真感動！」為何一部粵語音樂劇竟可在內地聲名大噪？為什麼觀眾明明需要靠字幕理解劇情，卻熱烈鼓掌？

岑偉宗早於其書《半步詞》中自述心得，談粵語音樂劇歌詞如何配場景配人物配歌曲，他為填好粵語歌詞創出5種風格：雅、妙、趣、俗、鄙；可對應不同文化程度之群眾。根據《大狀王》劇情和劇中人，他寫詞配合。作曲高世章在音樂中加入粵劇、廣東小調、地方曲藝等元素，中樂琵琶演繹出濃郁中國風，特別吸引，令人聽得過癮。劇中岑偉宗填詞的《撒一場白米》，配着佛教音樂，歌詞巧妙糅合了佛理，表達出「凡事終需放下執着，尋找心靈超脫和釋懷」，令人共鳴。

●《大狀王》於戲曲中心公演現場。 作者供圖

記得鬼魂阿細說：「匆匆一世到底怎放低，解開那牽繫。在心裏幾多問題，就如肉身有污漬未洗。回頭什麼高貴、什麼羞愧，可會一同流逝。愛恨從來，是否相生、是否相抵，竟像謎。再問塵緣未了，卻是難尋實體。驟眼告終，就當撒一場白米。」

阿細唱詞竟像謎題，傾聽下令人感觸良多。我難忘秀秀與他對唱《細雪》浪漫溫馨，宋母唱《有陣時》感悟人生：

「日落時望真半畝桑樹，也算是半生未做錯事……人係有高低處，也望我心淡然……靜下來亦會有陣時，記起窗外有歸燕……」

歌詞平淡中見憂傷，表達出老婦經歷人生上落有平常豁達心境……Good Show Must Go On，觀眾和演員的熱情不減，一路演到晚上11點。

無懼颱風，不理交通，人人陶醉好戲中，兄弟情、主僕情、友情戀情、母子情，為民申冤之公義大愛，令人感悟。岑氏歌詞蘊含哲意，能啟示今人重新獲得日漸失去的力量。

人生要愛，情重公義在，偉宗詞指點迷津，生活不怕有高低風雨，只怕做了虧心事，夜不安眠有惡夢！放下屠刀向善，彰顯仁義有酣眠，祝君迎好夢！

琴台客聚

蔡元培之索隱

潘國森

當代中國讀書人就算未讀過《紅樓夢》原書，大多看過其衍生的戲劇或連環圖。誰都「知道」這部傑作的作者姓曹名霑號雪芹（1715年-1763年）。據胡適領軍的「紅學自傳派」考證，曹雪芹祖上三代曹璽、曹寅、曹顒分別當上江寧織造、蘇州織造等肥缺，負責監督織造清室官方緞匹和採購御用物品。曹雪芹的生父是曹頫（曹寅弟曹荃的兒子），因曹顒無子，曹雪芹便過繼給曹顒云云。

蔡元培在1913年刊行了《石頭記索隱》（《石頭記》是《紅樓夢》別名），認為此奇書的主旨在於「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」。翌年王夢阮、沈瓶庵合著的《紅樓夢索隱》出版。這兩部「索隱」就成為「紅學索隱派」的先驅。

胡適認定蔡元培的索隱多是「猜笨謎」，說道：「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，那就真不值得猜了。」一個標籤便否定了「索隱派」的所有努力，在學術辯難上算是省氣省力。

蔡元培在1922年《石頭記索隱》的第六版補了一篇自序，題為《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》，指出《紅樓夢》用了3種方式影射：即「品性相類」、「軼事有徵」和「姓名相關」。於這「姓名相關」，蔡元培提及文康（1794年—？）的《兒女英雄傳》以「紀獻唐」影射名臣年羹堯。年與紀、帝堯陶唐氏，都是呼之欲出。而「羹獻」則大學問，出自《禮記．曲禮》，原來「羹獻」是用作祭祀的犬類，我們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中國讀書人沒有讀好《四書》《五經》，還真沒有「猜笨謎」的本事呢！

猶記上中學時，黃清華老師提過有文人以「牛徒尼」影射粵劇名伶馬師曾，這是筆者耳聞；後來看娛樂新聞，見有人以「武萬年」影射名伶文千歲，這是筆者目睹。香港文壇繼承了「姓名相關」的影射，讀者一看便明。這類遊戲文章談的都是當事人不光彩的傳聞，如此影射就不怕吃誹謗官司了。《紅樓夢》在清代文字獄最慘烈的時代流通，作者既要「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」，為避殺身之禍，只能用影射筆法去謾罵滿人了。

蔡元培指出若曹雪芹寫自家狀況則應有分寸，不太可能揭露家族大量的亂倫獸行。如第十七回焦大罵「養小叔子」和「扒灰」（射「污膝」，諧音「污媳」）；第六十六回柳湘蓮罵寧國府除了兩個石頭獅子之外，所有人都不乾淨。

百家廊

花事怡人映夕陽

江全鳳

教書幾十年，退休了，日子怎麼過呢？我不想自己因工作慣性動不動給家人上班會課，於是在陽台上種起花花草草，從校園園丁變成了陽台園丁。

陽台不大，只得螺蛳殼裏做道場，網購材料搭架子，擴大空間。泥土花苗蟲藥及各種教程，只要你想得出來的，網購平台都有。老公得知網購帶花苞的長壽花，花艷苗壯只需9元9，大手一揮說10元以內隨便買，作為家裏半邊天出門獨立自主的新時代女性，我擅自把額度提高到20元，再加上奉行倪匡的死了再買的策略，不久，陽台成了立體花園，收穫良多。

自恃課文《種樹郭橐駝傳》講授多遍，已能成誦，就拿這來做寶典，還愁種不活小花小草？教書時牢記育人如種莊稼，是慢活，不可揠苗助長，反之當亦然。我能做到「其本欲舒、其培欲平、其土欲故、其築欲密」，真是「其蒔也若子」，可卻狠不下心「其置也若棄」。出門在外，牽掛於心；一進家門，直奔陽台察看。一日何止看三回啊，時時端起花盆，舉到亮處360度無死角端詳；扡插的葉片究竟生根了沒？忍忍忍，還是忍不住拔出來察看；總怕它乾了，天天澆水，浸得爛根了，又拔起來晾曬……用心費力，成活率不到一成，不過，總算有活的了。

有人說自己與花草無緣，綠蘿都能養死，起初我也這樣。交了不少學費，養出好多空盆，才知道土養的綠蘿，太多水也會爛根的，而且切忌曝曬。綠蘿倒是愛喝點小酒，幾滴啤酒兑水澆了，葉子油綠光亮。扡插的長壽花，往往蔫了，可掉在盆土裏的葉子，不管不顧，卻在葉柄處長出小苗，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掉葉花爆盆。長壽花，名實相符，最長情不過了。花期長，在冬春季開花，因秋冬季節白天變短，夜晚變長，這正好滿足了長壽花對短日照的需求，從而促使其在冬季進入花期。花開熱烈，小小莖枝，頂部葉片處分出細枝，每枝就是一大花球，花朵立體感強，精氣神十足。古人要是多見見長壽花，大概寫不出那些傷春惜春的婉約詩詞了。茉莉，是解語花。盛夏時節，酷暑難耐，潔白素淨的小花，淺淺地開着。茉莉的顏色是低調的，茉莉的朵兒是內斂的，香味卻幽遠清涼，足以消長夏。小小的陽台，一年四季，色香俱全，饕餮何求？

上小學的小侄兒來我家，看到朱頂紅球體，有些肚子大大鼓鼓的、有些小小乾癟的，好奇地問這問那。我告訴他，那鼓鼓的球體蓄積着滿滿的營養，它將長出花劍，花劍吸收營養，綻放開重重花瓣。營養用盡了，花就凋謝了，肚子也憋了。以後，球上長出葉子，慢慢積聚營養，肚子又重新鼓起來，來年再開花。花要開得漂亮，就得多積累營養。小侄兒回去後不久期末考試，作文要求寫說明文，他就寫《姑姑家的朱頂紅》，介紹朱頂紅的生長過程，得到好評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分。這是我家朱頂紅的高光時刻啊！

種花，居然拓展了社交圈，手機通訊錄裏默默潛水多年的同學同事因共同的愛好熟絡起來，變成花友，探討疑難，贈送花苗，互通有無，拉群發圈，忙得不亦樂乎！我還跟種菜賣菜的江西大姐加了微信，她送我菜園土薄荷苗，教我應季澆水。夫子都說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有這樣的老圃，我像令狐沖得遇風清揚，虛心請教。線上線下，一齊學習，古人今人，轉益多師，長進不少。在公園散步，遇上花工，也湊上去聊幾句。孩子說我都成社牛了。

種花，還提升了手機攝影技術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陽台上的花開了，晒在朋友圈，成了花的海洋。發芽，拍照；長新葉，拍照；斜風細雨，拍葉上凝珠；陽光正好，拍日晒嬌花。花開，那得家人齊動員，一個幫忙把花端到合適位置，另一個幫忙用手機補光，像拍婚紗照一樣，拍下照片，反覆比對琢磨，精心刪選。這樣天天練習，隨手一拍，就是美圖了。一朵花，到了朋友圈九宮格就成了9朵，收穫許多點讚。種花，讓我的情緒價值拉滿格，這些9元9的小花小草性價比真高。

我的世界，原本不大，幾十春秋也就是3尺講台，幾套教材；如今退休了，斗室陽台，冬去春來，花謝花開，甚慰老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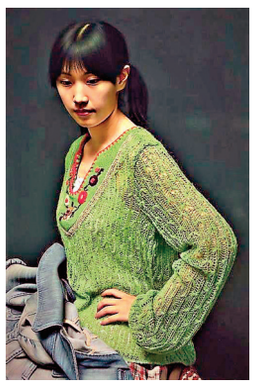
翠袖乾坤

急驚風與慢郎中

余似心

一樣米養出百樣人，研究人真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。當中急性子與慢活兒的極端性格帶來的差異，又令世界變得多樣化。

最近，我在成人畫班上教導素描打稿和做陰影，有一位學員久不久便說：「老師，我已經使出了自己最大的耐力，花了不少時間去畫好這個稿，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耐性了……我還是喜歡三兩筆便完成的畫。」我笑着說：「打好基礎，你才容易畫好速寫畫。」再畫一會兒，她又訴說：「超出我耐性的紀錄了。」大家都笑，令課堂氣氛更覺輕鬆。我在示範用線勾勒的時候，一根一根線畫着時說：「我很享受這過程。」這時我意識到相對這性急的學員，我是個慢郎中。



●冷軍著名作品《小姜》。 作者供圖

我的一位化學老師退休後專注研習中國工筆畫，並且開辦畫展樂在其中。記得他介紹其中一幅雀鳥作品時說：「我花了3個月時間，每個早上逐一羽毛畫上。」我當時就覺得不可思議，我這慢人真的也沒這耐性。

我向學生介紹中國超寫實畫家冷軍，他的畫細膩得猶如把畫筆化作一支毛線針，把畫中人所穿的毛衣一針一針地織上，每條冷線也畫得一清二楚。冷軍每天繪畫9小時，完成一幅作品是以年計算。真是各有千秋。

喜歡速寫與偏愛長姿勢人像的，是兩批極端的藝術愛好者。有些人是沒耐性研習肢體結構，追求的是形態的美；有些人則要求扎實的藝術基礎。我覺得兩者應同時進行，平時宜多練習速寫，並鑽研人體結構，以畫出滿意的長姿勢畫像為目標。

當然，各人的藝術取向不同，有些人大情大性，豪邁奔放，舉筆一揮渾然天成，自發趣味，又是一種境界，最重要是畫者之樂。無論哪一種畫風，總有賞識人。

網人網事

AI素食者

狸美美

近年科技浪潮席捲一切，人們正習慣於擁抱每一個「新時代」的到來。然而，正如工業化催生了環保主義，快餐文化誕生出慢食運動，在算法無孔不入的今天，一個新興的「逆行」群體也正在悄然形成——AI素食者。

他們並非拒絕一切科技，而是有意識地、選擇性地規避或減少使用人工智能產品，尤其是在創作、決策和人際交往等「人類核心領域」。他們不讓AI染指自己的畫筆，不讓算法規劃自己的旅行，甚至在信息獲取時，也警惕地繞開那些「猜你喜歡」的推送。這種取捨，與其說是對技術的恐懼，不如說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價值堅守。

首先是對「黑箱」的憂慮。當人們將愈來愈多的決策權讓渡給算法時，實際上是在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一個不透明的「黑箱」。我們知道輸入，也看到了輸出，但中間那套複雜的、由海量數據和深度學習網絡構成的邏輯，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理解的。當生活被愈來愈多個這樣的「黑箱」所包圍，人類的命運逐漸失控。AI素食者的選擇，便成了一種捍衛知情權與自主權的消極抵抗。

其次，是對人類原創性與「靈光」的捍衛。當納米香蕉能憑一張照片或一行指令「無中生有」創造一個世界時，畫家、攝影師、手工藝者們似乎都變貶值了。但AI素食者們追問的是：這種生成物，是否擁有真正的靈魂？藝術的價值，不僅僅在於最終呈現的完美畫面，更在於創作過程中的曲折探索、情感掙扎、思想沉澱，以及那不可複製的「靈光一閃」。AI可以模仿梵高的筆觸，卻無法複製他燃燒的痛苦與激情。對AI素食者而言，放棄AI輔助的創作，就是堅守那份屬於人類的、不完美的，但卻無比真實的創造過程。這是一種對「慢」與「拙」的刻意回歸，是在宣告創作的意義在於成為「人」，而不僅僅是生產「物」。

更深層次的，是AI素食者對人際關係「原子化」的警覺。當AI可以模擬任何一個人提供「完美」的情感陪伴時，我們與真實世界的情感連接會不會更加脆弱？「搭子」社交的流行，已然反映出都市人對輕量化、功能化人際關係的需求。如果AI能夠以更低成本、更高效率滿足這種需求，我們是否會徹底失去建立深度關係的能力與耐心？一個被算法過度介入的社會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會淪為一場精準的數據匹配，那些真實的、充滿偶然與瑕疵的相遇、磨合和理解，將不復存在。AI素食者們選擇在真實世界裏「碰壁」，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共鳴，正是為了守護人類情感獨有的溫潤質感。

當然，將AI素食者浪漫化為對抗科技巨獸的唐吉訶德，或許有失偏頗。在現實中，徹底的「AI齋戒」幾乎不可能。我們使用的操作系統、搜索引擎、購物平台，其背後都有AI的影子。因此，更準確地說：「『AI素食者』的實踐更像是一種『選擇性食素』：在能自主選擇的領域，堅決地選擇『有機的人類方式』。」但無論如何，他們的存在都是一面鏡子，提醒人類在技術狂飆中可能失去重要的珍寶。他們並非要阻擋歷史的車輪，而是試圖在車轍旁開闢出一條屬於人的小徑，讓我們可以時常踏足上去，回頭看看，我們從何而來，又將向何而去。

信而有征

漢斯·季默與朋友們

劉征

漢斯·季默毋庸置疑是當代最著名的電影配樂大師。不過這個形象在我看完電影《漢斯·季默與朋友們：沙漠之鑽音樂會》之後變得更加立體。在這個演繹漢斯·季默許多知名配樂的大電影當中，不但有他歷年來絕大多數作品的片段，還在這些片段當中穿插了一些他的對談錄，有電影配樂人、製片人、導演和演員。這種穿插很有意思，他們談話的內容往往是接下來兩段演奏的內容。不是指音樂如何配合電影，而是漢斯·季默自己的一些創作動機、他的價值觀等等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採訪，漢斯·季默談到他把電影配樂看成一種協作。並表示對他來說，找到好的協作者最重要。稍後，在和我的兩位研究生討論這部電影的時候，其中一位李國恩說：「我聽到這段採訪時稍微有些失望。因為按照我們一般人最樸素的想法，很容易將成功人士的成功都歸結為才華。漢斯·季默卻說合作最重要，那就相當於承認妥協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可是，倘若你去聽這場音樂會，你不得不關注到漢斯·季默的所有音樂，由始至終都是在尋求個體與命運之間的合作關係。大多數時候，他音樂當中詮釋的都是個體與社會共舞之後的和諧，一種隨波逐流當中的弄潮兒形象。我想，因為這部紀錄片，我找到了漢斯·季默受歡迎的原因，那就是他並非像真正的藝術家那樣追求一種純粹的、痛苦的個體藝術，漢斯·季默展現命運當中的個體。在他的對談當中，他講過一個故事，每當他要舉辦音樂會，他就想像有一個貧困的老婦人，她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卻依然餐不果腹。於是他就想，你要如何讓這樣一位老婦人，在這一個半小時內能夠忘記她的悲慘，得到快樂與享受。這是他創作的價值感來源。

所以，漢斯·季默並不是一個標準的藝術家，他算是那種具有宏大而非個人視角的音樂人。所以，每每他的音樂響起來，要麼一開始、要麼很快，就會有一個宏大的、作為背景的交響交織着推進過來，就好像有幾架飛機並排飛行，它們中間拉着一張網，你眼見着這張網慢慢要遮蔽這個世界。這張網，在《星際啟示錄》中，是宏大的宇宙，以及當中震顫着透明羽翼的天使翅膀。在《獅子王》當中，是一個父親死亡帶來的悲傷，和一個母親的期待。在《沙丘》當中，又是一種黑暗的力量。

而漢斯·季默最令人驚艷的部分，在於他的多智近乎妖。他在宿命論當中尋求一種自我成就，甚至不惜用屈從的態度來迎合命運。在很多他的作品當中，你都能夠感受到一種妖氣。就像普魯斯特在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當中描繪的夏呂斯男爵，說他講話的音調就像有一萬個少女在跳舞。

漢斯·季默的音符當中也有一萬個少女，但不是夏呂斯般嬌羞而高傲的，而是妖嬈的、嫵媚的、誘惑的。在這種誘導下，他要慢慢佔據主導地位。因而，漢斯·季默的個體不可小覷，那就是個體所造成的蝴蝶效應。在這個音樂會中，你經常能夠感受到這種雄心勃勃。拉康曾說：「這個世界是由小我和大他者組成。」漢斯·季默成功地令小我找到了與大他者交融的方式，那就是順流而下，勇往直前。就像那個加勒比海盜，漢斯·季默的配樂為一個外表吊兒郎當的海盜灌注了堅韌而正義的靈魂，他因而變得堅強。